光高

克

(日四十月二十年六十日一廿月一十年卯丁)

上海唱機公司

大競賣大贈品

從速切勿交臂失此良機

生

上海白克路

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上

司

織另

秘堂阁凉洪

米配 春社

處治接

立

自

製人参再

本歡惠等貨辦襪廠經 花廣線各售 主迎顧 無如妝洋襪種聯

任蒙品雜另絲璧 自

路 H

南 京

明泉路 千百円工公二八內開泉路 千百円工公二八內

品的包包 CONTRACTOR OF THE PARTY OF THE

A B B B B B 國人對於 回租界 的 態度 क्टिक्टिक्ट

還是要收回 表完全不 於 完全不 於 別 却還不敢出 常國主義者 **囘我** 收回 、心、我諒租事給就必老旦反、做們他界情外應牽實收 青班使反:



應當負在冒

反對女 髮和束胸 剪

之後 端反對女子剪 知 中的 中的評論、是很多的、也有說前髮是不美觀、但 电有說前髮是不美觀、但 电有說前髮是不美觀、但 是了多少女子、說剪了髮 是了多少女子、說剪了髮 是不良份子種種不端之事 一面且女子剪髮,剪出種 一面里女子剪髮,剪出種 一面里女子剪髮,剪出種 一面里女子剪髮,剪出種 则髮是不美觀、但論、是很多的、 也不高似一天了

論討論、鄙· 鄙人 極端歡迎 意 迎如諸 海君 一施生的

路 訓 子 主持

友鄙 字夢先生大鑒、逕啟者、敝雲承先生 無、展任各報端、為之渝揚、咸射之 、本擬親至貴府面謝一切、寶因未知 生一函、務希見報後、速惠我地址、 生一函、務希見報後、速惠我地址、 便前來恭候、此請 王彩雲致楊浮夢書 台 風韻猶存、衣女色旗袍、手中帶一金一人、一為年約四十許之老婦、徐娘因三等擁擠、忿入頭等中、先我而在者 因三等擁擠、窓入頭等中、日昨乘一路電車、由下德 安 王彩雲鞠躬 威射之至 以先地

雞毛、時伊 一孩以 約 等二人、坐于 《而頂上之銅盆短 以以其子、年約上 帽、尤 一帽旁 五、水西裝 大為貴重、純 大為貴重、純

> 并看婦 - 11 拉忽綠之日 無叫鈴之衣、、語你停間者不勿 三路大 於是年 行

、隍讚化網成 于迷信和 非燒香、作

(即羅雀) 名震 時的

註 承 一金鋼 (至風)藝顯將又八老弟文

夢痕、諸同文公 際 大統 子、阿拉、空 和 文 公 際 · 李康華 示: 明月清風館主人 發行部啟

下、不覺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異外某島 外間 青龍 名影

綠

*

不在他姊姊身上。你没了、快放了能

放、他的好姊妹

来他的母親亦在 心他的姊姊嚷道 那下、就将身子一

□怎麼你壓不死

豆腹痛乎、想欲產子平

你怎麼不怕壓死

新的答道

還天你暫勝

女是

呢 引 很

壤着找零"妻、敝仙詢其故、他答道看、原無什麽希奇可觀、惟有一個鄉出、經過沈家灣、偶見一起人、在那一 道,我的妻子因昨晚 明曲、背後衣裳上 一颗山亦 一時好奇心起、

瘟生吃耳光記

右

享克文所辦之紅萱 · 因經濟缺乏 京克文所辦之紅萱 · 因經濟缺乏 · 因經濟缺乏 告 ▼

> 稱游藝節目甚多想屈模之師生同樂大會並 (玉) 十万日

洋囡囡的 STORES OF STORES

和人家兩樣、而且婚洋囡囡胡桂貞、她的 ののは · 夷牙、照她說、這種 · 爽下献勤心、ヲ いからいい

護的「衛生帝」哩、八用了偵探之術、一 7部、知道瘟皮氣、所以也三友社裏購的一小包的下午二點鐘以內、有 不得要國謝他幾聲也

(崔承珠)

氏母先喝止小婢子不許哭泣、顧謂其女曰、爾 慢慢的海醒過來、眼淚如斷線之珠、嫐獸而 生、所異者、主母多日不見、何以頃刻間就 國、勿再徒其苦耳、言畢、忽不見、玉鶴摩 傷受刑過重、已す 収冷水一盆、對準玉鶴面と亂噴、果然不 死之母走至前前、慰之曰、我兒州期已滿、 中、姚氏聽之頗以爲然。即命老媽子押玉鶴 非坦玉鶴要探索、閱者諸君諒亦所必欲研究 、爾乃自作自受、故上天罰廟受此痛苦也 **哈姚氏觀此情形** 須令幾婢不得見汝夫之面、我想花園內有 固屬谷由自取、荷不窺探主人 ·我命之苦 四無人聲、默思人生不幸而爲女、又 屢欲覚死而不得其路、及夕、正任朦 步龍行矣、 何如此酷耶、姚氏母接着 也急得主意全無、只是口呆目瞪的瞧着發抖、無 **祇得忍痛葡萄** 刻只見兵鶴奄奄一息 取火吸煙、亦無此事發 松苦耶、又思日間之事 雕之時、玉鶴似見其已 而往,既入空室、痛定 口宣佛號曰、阿彌陀 至書室中、此一問題、 不幸而爲人婢、此身已 娑倦眼、但見窗外川見 會當率領我兒往去極鄉 至花園空室中、可憐不 **空室一間、可以強閉性** 又謂其女曰、爲今之 勿恐、接着又命老媽 下、仰天號泣曰、天空 **石、故著者乘此時不得**

天雲老六浪漫史

(良鄉栗子作)

浪漫史於本報、述者祇箇中一段耳、茲余再行詳細將她、即つ關地先生所說的新清和天雲之治葉也、白蘭地先

一貴族之千金也 父游宦京津 、二年間乃父忽與世長別 幼時傳肄業於某校、 之身世、談某爲之深惜

報篇幅有限武能逐期披露特此聲 承諸文友紛紛來稿不勝銘感奈本

事必成、 成則又多一情敵、 但尤其納妾、

其二人尚合、尚可聲罪以去、故遂避而不見

、然暗令其母親伺二

行王者、王則素性好色

則名正而難違、不如此

姚氏和無論應與不應

盖自王愛生向姚氏商納玉鶴爲五姨太之後

味之花稿惠我者無任歡迎 諸文友鑒本欄徵求有價值及有趣

命随身了頭往報其女姚氏、聞信趕至書室、遂

在沙發上盡情吐露、而不知姚氏母伏在窗

外聽得很是明白、故即

一對野鴛鴦驚散、

鶴身上、二人心熟如火

而從一妻四妾大鬧後、全神都注、

玉鶴正任妙齡之時、情寶方開



南

四分之一三種茲說明于下 微六元四分之一日

新舞台北首 九六六四

省会材庸深恐不逃留